

范公偁

過庭錄

陳鵠錄正

耆舊續聞

程卓

使金錄

高似孫

緯略

全宋筆記

第六編 五

全宋筆記

第六編

五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 第六編. 五/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
所編. —鄭州:大象出版社, 2013. 3
ISBN 978 - 7 - 5347 - 7465 - 2

I. ①全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中國歷史—史料—宋代
IV. ①K244.06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042725 號

全宋筆記	第六編 五
出版人	王劉純
特約編輯	陳新
責任編輯	郭一凡
整體設計	張勝
出版發行	大象出版社 鄭州市開元路16號450044
製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印刷	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
版次	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開本	640×960 1/16 25.25印張
字數	259千字
定價	798.00元(全10冊)

目
錄

過庭錄

范公偁撰

一

耆舊續聞

陳鵠錄正

三九

使金錄

程卓撰

一一三

緯略

高似孫撰

一二九

◎ 范公偁撰

過庭錄

儲玲玲
整理

點校說明

《過庭錄》一卷，范公偁撰。范公偁，蘇州吳縣人，其仕履未詳，據其言乃范仲淹之玄孫，其曾祖范純仁，其父范直方。「過庭」一詞出於《論語·季氏》。本書以之爲名，寓意內容皆聞之其父。全書共一百一十六條，一半以上涉及范氏家族，語不溢美；其餘則記兩宋間詩文雜事。本書對後人研究范氏家族和兩宋間社會、文化、文學均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。

本次點校以明萬曆會稽商氏半埜山房刊《稗海叢書》本爲底本，以《四庫全書》（文淵閣本）爲校本，此外參校了《說郛》（宛委山堂本）、《叢書集成》本，並參考了中華書局點校本。

校勘記

【二】

爲開封縣尉時「尉」字
原脫，《宋史》卷三十四
《范正平傳》「紹聖中爲開
封尉」。據補。

七伯祖子夷，忠宣公次子也。爲開封縣尉時【二】，道教初興，有玉僊觀主，交接權貴，勢傾一邑，縣官升陟由其門者甚衆。公到觀中，主相待倨，公亦不爲禮。主頗不平，謂公曰：「公後生，不可簡禮。朝廷宮觀特寄在境中耳。邑官薦舉者，某力爲多。公欲之乎？」公笑而不答，主益憾之。居無何，觀中聖母殿珠環主匿之，詐爲盜所取，告諸朝，欲以中公。有旨責范某，限七日捕獲，違者罷免，行移極峻。公親踪，知其詐。乃召守界分者指問，曰：「此熟蹤也，爾輩安得不知。我外日去官，則不能治汝矣。」各痛答之。觀主在旁色變，自是不復敢出。旬日，事稍緩，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，子夷求告奔問。觀主意其不復來，始肆出入。未久，魏國安，公復往，道中益知其實且以告者。遂竟入觀中，值主出，命吏開其篋，得一小簿，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，遂就擒之。觀主立伏，曰：「某今遭遇明公。」即命扁其觀門，考驗文案立具，徑申朝廷及所屬，蓋懼其有誣訴也。主司得之怒甚，尋奉旨：「玉仙觀主持特貸命杖脊，配沙門島。時人莫不欣快。御史張安民特言於神宗：「范某非常才也，願陛下識之。」紹興乙卯，先子守郎曹，狀奏其事，詔贈直秘閣。」

【二】

與寇萊公同年「公」字原脫，據《說郭》（宛委山堂本，以下簡稱說郭本）、《四庫全書》（文淵閣本，以下簡稱四庫本）及叢書集成本補。

【三】

于老子何傷「于」原作「非」，據說郭本、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改。

陶岳，商公父也。與寇萊公同年【二】。岳調密州幕，屬寇守密。寇且少陶公，就拜，講長少禮，陶納之。後有啟謝寇公云：「與韓非同傳，于老子何傷【三】；以叔向爲兄，是仲尼太過。」

王陶樂道，哲廟居東宮時師傅也。哲廟登極，時王退閑，上力欲召用，陶表謝云：「羽翼已成，四皓不聞於再起；田園粗足，兩疏那見於復來。」遂不出。又有《謝賜夏藥表》云：「陛下樂忠良之諫，而臣無人告之嘉猷；陛下錫藥石之良，而臣無盡言之苦口。」一時稱之。陶美姿而長身，時謂之「沒興真武」。與文正長子監簿爲友壻，范氏處長。後其室死而監簿亦亡，復續長姨，忠宣因此疏之。

先子於河東一官員家，見東坡親墨《春宴致語》云：「春爲陽中，生物各遂其性；樂以天下，聖人豈私其身。」又云：「主上方黜棄群賢，而惡旨酒，鼓吹六藝，而放鄭聲。雖白雪陽春，難解天顏之一笑；而獻芹奉職，各盡野人之寸心。」今集中蓋無此。

理窟嘗與先子論詩曰：「古人規矩具在，學之不難，但患不能効之耳。凡人所作，必盜竊一句一字謂之工，而不知在意而不在言也。」余嘗作詩云：「赤縣東城尉，他年舊業儒。老爲知道馬，中有拜恩珠。歲月侵餘齒，風埃上短鬚。賴逢同老友，襟韻不相孤。」此乃効老杜《城北》一詩耳，試思之。

王履道同先子避地嶺外甚熟，因見有顏持約《王維畫嘉陵江山圖》。蓋明皇幸蜀過

嘉陵，愛其江山，命吳道子圖於大同殿壁，王維復畫小簇，云：「江山已暗大同殿，絃管猶喧凝碧池。別寫嘉陵三百里，右丞心事與誰知。」蓋謂此也。

邵伯溫子文，康節先生子也。才有文，爲陝西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，與路鈐李君交往甚熟。李家有數侍婢，每遇歌宴，子文必預。後十餘年，子文與李氏邂逅長安，而李君已死，適值其妻生辰，命子姪宴子文於書舍，遣舊婢出舞。酒酣，子文感愴宿昔，即席作詞，末章云：「翻翻繡袖上紅裯，舞姬猶是舊精神。坐中莫怪無歡意，我與將軍是故人。」諸子得之，人呈其母，皆感泣不自勝。乃令謂子文曰：「宅中得公佳詞，情緒作惡，難復行酒，即容別日欸會。」子文不終席而退。良久，憮然曰：「所謂口乃禍門。」此事即傳於時。外日，子文謁一當位而不相識，問之，不記姓氏。答曰：「此乃李家作調笑者。」

元祐間，伶人丁線見教坊長，以諧俳稱。宰相新拜，教坊長副庭參，即事打一俳優之語，賜絹五匹，蓋故事也。元祐年，呂汲公忠宣拜相，日以任重爲憂，容色愁厲，未嘗少解。丁生及副丁石參謝忠宣，丁線見言曰：「餓殺樂人也，相公。」丁石曰：「今時和歲豐，朝野歡樂，爾何餓爲？」線見指忠宣而言曰：「是他着這幾個好打閑趁浪，我輩衣食何患？」忠宣亦爲一噓。

丁石，舉人也。與劉莘老同里。發貢，莘老第一，丁第四。丁亦才子也，後失途在教坊中。莘老拜相，與丁線見同賀莘老。莘老以故，不欲廷辱之，乃引見於書室中，再三慰

【四】
線見因白啟相公曰
「白」，四庫本作「自」。

勞丁石。丁石曰：「某憶昔與相公同貢，今貴賤相去如此，本無面見相公。又朝廷故事不敢廢，誠負慚汗。」線見因白啟相公曰【四】：「石被相公南巷口頭擲下，至今趕逐不上。」劉爲大笑。

洛陽朱敦復，字無悔，并弟希真，以才豪稱。有學老子者曰「劉跛子」，頗有異行。時至洛看花，一日，告人曰：「吾某日當死。至期果然。與之善者遂葬於故長壽宮南，託無悔銘其墓者：「跛子劉姓河東鄉，山老其名野夫字。豐髯大腹右扶拐，不知年壽及平生。王侯士庶有敬問，怒罵掣走或僵死。洛陽十年爲花至，政和辛卯以酒終。南宮道旁冢三尺，無孔鐵鎚今已矣。」劉公有一僕，曰「尚志」，隨劉四十年，劉常以「畜生」呼之。及劉死，人恐其有所得，士夫競叩之。尚志告曰：「何所得，但喫畜生四十年矣。」無悔因作一詞曰：「尚志服事跛神仙，辛勤了，萬千般。一朝身死人黃泉，至誠地，哭皇天。旁人苦苦叩玄言，不免得，告諸賢，禁法偈兒不曾傳【五】，喫畜生，四十年。」

【五】
禁法偈兒不曾傳 「偈」
原作「竭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【六】
時同官曹蒙銜命察訪
「官」原作「俗」，據四庫
本、叢書集成本改。

許將冲元以前執政知大名府，以剛略稱。時同官曹蒙銜命察訪【六】，蔑視郡縣，威令甚嚴。至大名見冲元，當廳下轎，冲元出，見其倨甚，復入呼法司，曰：「不知前執政作守，監司得當廳下轎否？」法司具條白之不許，竚立曹甚久。復令白曹曰：「請就賓次，以全國體。」曹失措而退，許接武迎之，謂曰：「在將無稱，此乃朝廷禮耳。公不可以人而輕國也。」曹氣懾無語，更不問一毫事，屏縮數日而去。

冲元察御僚屬甚嚴。一日，賓佐過廳，一都監曳皮鞋而前，許問曰：「公何得此鞋？」都監以爲美意，云：「某衙一卒能造，樞密或須之否？」許作色曰：「某非無此，但不敢對同官着耳。」都監惶恐失措，坐間數十客莫不各視其足。先子自州爲張子文所拉，沿檄至大名，坐中親覩此事。

黃魯直少輕物，與趙挺之同校舉子，失處所。一文卷使「蟒蛇」，挺之欲黜之，諸公盡

然。魯直獨相持【七】，挺之誠其言，問曰：「公主此文，不識二字出何家？」魯直良久

魯直獨相持 「持」原作「待」，據四庫本、叢書集成本改。

【七】

曰：「出《梁武懺》。」趙以其侮己，大銜之。後挺之作相，魯直責鄂州，召還諸流人，挺之令有司舉魯直作《承天寺碑》，云「方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」，疑爲謗訕朝廷。「善人」，蓋謂奉佛者。復責宜州。時五侍郎德孺自遷所還【八】，會黃于武昌，志甚不平，且貧甚。侍郎厚贈，令諸子送至漢陽。魯直有謝詩，見《豫章集》。

【八】

時五侍郎自遷所還「還」原作「聚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溫公曰：某適過范淳父門，邀之同去。徐思之，不敢輕言，被他不是個趁哄低人，忠

宣嘆息久之。既歸，謂子孫曰：「淳父爲溫公所重如此。」

滕子京負大才，爲衆忌嫉。自慶帥謫巴陵，憤鬱頗見辭色。文正與之同年友善，愛其才，恐後貽禍。然滕豪邁自負，罕受人言。正患無隙以規之，子京忽以書抵文正，求《岳陽樓記》，故記中云：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」其意蓋有在矣。戊辰十月，因觀《岳陽樓記》，遂言及此耳。

【九】

曾乞畫錦堂記于歐公
「乞」原作「爲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忠宣舊藏一江都王馬，往年自慶赴闕，李伯時自京前路延見求觀，忠宣云：「某非吝，但道路難爲檢尋，俟至闕未晚。」李日夕懇之甚力，尋出，李見之，稱嘆失措。借歸累日，用意模寫，竟不能下手，復還之。但以粉牌榜其上，云：「神妙上上品江都王馬。」云：「某看之累日，不能下筆，聊留數字，以見歸向之意。」時米元章作郎，每到相府求觀，不興言，唯遶屋狂叫而已，不盡珍賞之意。然絹地朽爛爲數十片，無能修之者。李因薦一匠者，酬傭直四十千，就書室背之，乃以畫正湊於卓上，略無邪側。用油紙覆，微洒水，以物研之，着紙上毫釐不失，然後用絹托其背，遂爲完物。崇寧初，歸上方矣。

韓魏公在相，曾乞《畫錦堂記》于歐公【九】，云：「仕宦至將相，富貴歸故鄉。」韓公得之愛賞。後數日，歐復遣介別以本至，云：「前有未是，可換此本。」韓再三玩之，無異前者，但於「仕宦」、「富貴」下，各添一「而」字，文義尤暢。先子云：「前輩爲文，不易如此。」

高荷子勉爲陝漕張永錫幕屬，先子與同僚。嘗遊華州雲臺觀，永錫有詩，用「歸」字韵，和者盈軸。子勉末作，云：「親祠堂主鸞曾駐，善夢先生蝶不歸。」又作詩云：「妄作非吾事，罷官饑爾曹。此心常去住，何日遂孤高。鴈伴烏瘡脫，蠅營狗跛勞。不如張仲蔚，門外長蓬蒿。」故魯直有「三傑同科」之句。

宣和間，景靈宮落成，御製有詩用「萊」字韵，應制者牽強不叶【一〇】，獨鄭達甫所作

【一〇】

應制者牽強不叶
「叶」原作「出」，據說郭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【一一】

爲冠絕諸臣矣。「冠絕」原作「絕冠」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
云：「殿上神光瞻舜禹，壁間俊氣識伊萊。」爲冠絕諸臣矣【一一】。

六伯祖子正，丞相長子，有大才博學，嘗作《孔林》詩云：「漢陵玉匣盡，秦山銀海空。干戈百世後，獨究先聖宮。樹有千年色，門無數仞崇。盛德包覆載，遂順因所宗。坐若顏閔後，頗聞鄒魯風。撫膺感遺言，零落涕沾胸。」季顏師顏謫齊州，又嘗以詩寄云：「歷下故人今何在，音書又已隔寒暄。多年別後紛紛事，何日罇前細細論。忍見風霜摧羽翮，空教江漢瀉詞源。聖朝寬大超前古，即有恩光照覆盆。」其才器可知。年甫三十二而卒。有文集百卷，魯直爲跋。其後兵火，集散亡，而魯直集中，此跋亦闕。其略云：「士之學，期於沒而不朽。君子之道，百世以俟聖人。故壽夭之際，未嘗置言。鳧鶴之短長，故物不能齊也。雖然有連城之璧，操之甚栗，中道而毀，豈能使人無槩於心哉！范子正，予不及友也。予於親友聞其人【一二】，又得其言，皆可傳後。問其所游，則司馬溫公愛之；問其爲吏，則年三十試吏單父。方使者剥膚椎髓，取於民以自爲功。子正以歲饑，獨捨單父民錢十九，雖沒世，可以不朽矣。或謂子正父、祖皆名世士，自宜如此。應之曰：文王割烹，武王飴鼎。叔旦舉而用之，「用」當作「薦」。管、蔡不食，誰能強之。則子正賢於人遠矣。元祐二年三月庚午，豫章黃庭堅書。」

崧山道中小市曰「金店」，范弇學究居焉。先子自許省墳河南，往來數見之，貌古性直，君子人也。隣有酒肆，詩云：「喫酒二升，糴麥一斗，磨麵五斤，可飽十口。」雖遇歲時

【一二】

予於親友聞其人「友」字原脫，據《山谷別集》卷一〇《書范子政文集後》補。

歌樂喧集，鄉人競觀，范公閉戶讀書自若也。又有《戒訟》詩云：「些小言詞莫若休，不須經縣與經州。衙頭府底陪茶酒，贏得貓兒賣了牛。」鄉人畏而服之。丁卯仲冬十七日，因是觀造酒舉其事，謹詳記之。

崧山隱者敏交時，一作「如」。閉戶著書，不接世事。忠宣造其居，自名其刺曰：「探道學古，持所業謁見。嘗有《字說》，解「可」字云：方釘丁時，必象其孔之可否？又解「母」字云：方爲女時，未有所乳，爲母，則兩乳垂矣。」

建業進士失記其名。遊上都，貧不能自給，以詩干韓相魏公，一聯云：「建業江山千里遠，長安風雪一家寒。」韓公憐之，以百千贖焉。

小宋舊有一帖論詩，云杜子美詩云云，至於「實下」、「虛成」，亦何可少也。先子未達，後問晁以道云，云昔聞於先人，此蓋爲《縛雞行》之類。如「小奴縛雞向市賣」云云，是「實下」也。末云云，「雞蟲得失無了時，注目寒江倚山閣」，是「虛成」也。蓋堯民親聞於小宋焉。丁卯季冬初七日夜，因看杜詩舉此，謹退而記之。

【一三】
七歲丁楚國憂 按：據
《宋史·范純仁傳》、《范
文正公集·范仲淹墓誌
銘》，范純仁生於天聖五
年，其母李氏卒於景祐三
年，時純仁十歲。疑「七
歲」爲「十歲」之誤。

忠宣在陳，先光祿侍行後圃。忠宣問曰：「八郎，爾今幾歲？」光祿應曰：「某四十
六矣。」忠宣嘆曰：「爾好福人，吾所不若爾。」光祿愕然，曰：「大人身爲宰相，勲業如此，
而不若某，何也？」忠宣曰：「豈謂是哉！吾七歲丁楚國憂（一三），廿六丁文正憂。爾今
年四十六歲，而父兄弟無故，未嘗一日離侍側，則吾豈如爾也。」

先君初仕平恩主簿，啓行拜辭。右丞平居寡言端坐，如木偶人，終日未嘗移足，至埃塵印跡無倦意，家中不見喜愠之色。至是問先子曰：「爾行裝幾擔？」先君時新娶，實應之曰：「有十擔。」右丞曰：「爾初仕已如此，若久宦奈何？我昔赴遂州守時，只有三擔，罷官仍舊。不惟緩急易於去就，亦免張外醜也。」

李毅師贊，文正李夫人姪也。與弟顏俱博學有大才，時號「二李」。嘗代蜀守謝上表，一聯云：「捫參歷井，都忘蜀道之難；就日望雲，但覺長安之遠。」一時稱賞，由是師贊四六之名甚著。

忠宣捐館許下，服中，先光祿率子弟閉戶「一四」，未嘗出。十七叔祖年幼，一日，先子同至所居宅後門，見賣豆者，買食之。劉晦升顯子民則偶見，歸告晦升，即以束抵先祖曰：「某昨暮聞公家子弟有在門首嬉遊者，丞相墳土未乾，未應爾爾。顯門下生，有所知，不敢不告。」先祖慙謝晦升，諸子皆被責辱。

梁寬、梁子美皆博學高才，受知五龍學，累從徵辟爲上客。寬號「大梁」，高放人也。後居岳陽，太守楊壽卿頗陋猥不好事，寬鄙之。作亭湖上，號「風月」，託寬爲記，略曰：「世不患無風月也，患無風月之佳客；不患無江山也，患無江山之主人。」蓋譏之也。

王介甫未達，韓子華、富彥國愛其才，皆力薦於朝。王秉政頗失士望，二公悔惡之。

【一四】

先光祿率子弟閉戶

「率」原作「卒」，據叢書集成本改。

張安道歸南京，富公守陳，安道由陳見富公，尊俎閒談，疾介甫不已。安道畧不答，富公曰：「安道是介甫耶？」安道曰：「某何嘗謂是，公自不知人，今將何尤？」富公默然無語。

崔比部諱公立，韓魏公妻弟也。爲人古直有操行，居許與忠宣鄰。忠宣除文正服，託妻子於崔，干祿上都。崔晨夕顧矚，始終不怠。時七伯祖爲單州推官，人來報疾篤。魏國夫人驚憂，欲往視之。崔公力阻，曰：「而爲婦人，夫出，獨安往？吾受而夫之託。」因立杖于門，曰：「出者，吾杖之。」魏國不敢復言。忠宣歸而謝焉。

魏國之姪，歸比部次子子厚，崔以親契，數往來忠宣家，常具饌待之，食稍不精，崔必直言，畧不自外。忠宣每爲杖屨者，家婢聞崔比部來，皆惡之。比部二子，長保孫爲忠宣婿。

韓持國晚年守許，崔子厚爲酒官，值韓生辰，獻歌頌褒諛者甚衆，子厚獨以詩警之云：「衣錦榮名雖烜赫，掛冠高節莫因循。」韓得之，再三嘆詠曰：「非君誰爲我言。」於是以太子少師致仕。

謝景武師直與王存正仲友善，謝仕褒陽，王遠至，夜叫門見之。師直屣履出迎，率子姪行家人禮，慷慨道舊，喜而有詩云：「倒着衣裳迎戶外，盡呼兒女拜燈前。」

劉皓商父，河北人，質直有守，爲耀之倚郭縣令。郡醫姚生以術賂結權貴，豪恣莫比，